

萬有文庫

第二集七百種

王雲五主編

美國革命史

(一十)

特勒味連著

陳建民譯

商務印書館發行



美國革命史

(一十)

特勒味鍾著

陳建民譯

漢譯世界名著

第三十四章 英人在菲列得爾菲亞 鐵爐谷 不滿之冬令

後此六個月間戰事停頓。豪將軍於菲列得爾菲亞過和平與舒適之生活；同時華盛頓在城外寂寞寡歡之司令部中自覺必須努力維持其兵士之生活。但當此半年雖重要之軍事行動完全停止，亦有若干事故陸續於兩國兵營，英美兩國與歐洲大陸發生，對於美國革命之最後結果有重大之影響者。

當一七七七年十二月初至一七八年六月中旬之時期，英國能否和解撫慰，並永久統治美國之問題曾於一安全之小地方內在可望成功之狀況下設法解決。賓夕法尼亞之東方乃一片得天獨厚之地方，此處農事之進行至有法度，收穫至爲豐富，絕不求人爲過度之勞動或過慮之鄙吝。一七七七年由格林諾克（Greenock）出航之某農人曰：『吾謝上帝吾得履茲土；吾又深謝所有勸吾助吾戰勝人類涉此重洋時所必有之恐怖。』抵此兩年後，此優秀之蘇格蘭人即居於一大

廈，而此大廈位於其自身之四百英畝土地，而此四百英畝土地固彼與其子所能芟除者也。（氏謂）在梭夫魯與拉罕爾（Lanark）兩地地主若有果園即屬大事：今彼自身即栽有二百株果樹，且已採集蘋果；同時胡瓜、南瓜與西瓜非常繁茂。其收穫甚豐；其牛羊與豬蕃殖甚速。美食到處富足；且雖消費者歡樂，生產者亦絕無愁訴或失望之理由。（作者續稱）「此乃世界上最好之窮人之國家。因貨物廉而工資昂也。但此之爲國宜於隨帶一二三百鎊現款渡洋來美之農人。此輩農人之能常進牛肉、豬肉與羊肉，正如每年能付一二三百鎊地租之蘇格蘭人。」（註一）賓夕法尼亞東部充滿正當之移民，前來居住，不辭勞苦，於土地上盡其職責，而土地即彼等舒適之家庭——就德國多數亡命客而論，且乃一非常需要之避難所也。據云荷蘭農民用八九千輛之車運其生產物至菲列得爾菲亞。『夫彼等既成千聚集於市場街，隨帶六匹或八匹巨馬，馬頭各繫以鈴，彼等即呈現一種景象，除亞洲大隊商之集合頗有與之類似之處外實地球上他處所無焉。』（註二）

賓夕法尼亞東部諸郡之住戶不喜戰事，亦少傾向於革命。誠然，德人殆全係民黨分子。（註三）但王黨之情感遍於大鄉村中能操英語之居民與大地主。彼等之忠順不含何種示威性質，如就效

順與自我犧牲而論，遠不及蒙特羅斯侯爵（Marquis of Montrose）之小詩中所定之標準。但彼等之忠順又足以使華盛頓之生活感覺困難。但使喬治王之軍隊逗留附近，彼等無償爲豪將軍之軍隊刺探消息；彼等除其廐中之駿馬與豪將軍，一種交易美國總司令曾以一種嚴厲之手段盡力禁止，因總司令本維基尼阿人，遇有馬匹易主之事易動情感也。最爲重要者，彼等不加入本地共和黨民團服務；彼等出五十幾尼僱人代替，若不能覓得替人，則遇團隊開赴戰場時即逗留家中，並勸其友朋與徒黨做法之焉。華盛頓憤然將賓夕法尼亞之不出色與麤集於薩拉托加以衛此共和國之新英格蘭人與紐約人相比較。（華氏函述）一萬四千人確在蓋次將軍之兵營；——皆當地最優之農民，攜有其私人之武器與自備之糧食者。將軍曰：『吾人之情形又如何不同乎！此邦大部分人民之不忠，其他人民之倦怠，與夫全體內部之渙散皆屬無法克服之困難爲吾所曾遇而使吾於此役中極感惶惑者。（註四）』

菲列得爾菲亞，就物質之豐富，局勢之緩和，與居民之政治色彩而論，皆與賓夕法尼亞相同。論大小已足爲集中之財富與高等之文明之中心，菲列得爾菲亞之發達尙未超於其創立人爲其發

現之廣大與便利之基址。由歐來美之旅行家，因歐洲市鎮本屬曲折之市房，擠於古壘之小地方內，無不贊美平直之大道，闊一百呎或六十呎，而於威廉賓之城市交叉成直角者。鋪築至佳，光線充足，非常清潔，——且教育、科學、社會、醫藥與慈善之機關甚為完備，——菲列得爾菲亞於其境內各處證明世界上從未曾有之最有效與最合理之市政改革家佛蘭克林氏之情性。一種美麗之景象即內部市街逐漸消失於鄉村郊野之地方外，有一圈森林地帶包圍本城。有一條接近本城之大道每值春季即經過綿亘一英里之桃樹。大商人之住宅皆建於花園與鹿園以及兩旁植樹之大街之間。至於屋內則一切皆甚優雅而奢侈，——圖書館中藏有英法最有名之出版家所捐贈之圖書；沙發上有高伯林（Gobelins）花氈；錦緞之椅；火爐四週藍色與黑色之瓷磚，與摺門內之全身大鏡。飲食乃全國中之最優者，衣服亦美國之最奢侈與最新奇者。革命前夕多數教友會夫人皆無特殊之服裝；當其不着鮮艷衣服之時，其依舊享用之好織料即成為比較鮮艷之衣服之莊嚴背景。菲列得爾菲亞之公共集會因多非常可取之伴侶即吸引各地之跳舞家，而有名之跳舞師皆自歐渡海而來，而其繁榮較在本國時為尤甚。獨立宣佈以前菲列得爾菲亞市街已有四十輛四輪馬車。在後此十

五年間私人車輛增加甚速；而裝飾的造車在當日本屬一種藝術與一種職業者即於市內公認之工業中佔一地位云。（註五）

離叛之種子在如此肥沃之土地自難萌生滋長，約翰亞當士於一種籠統而比較苛刻之概括論定中述菲列得爾菲亞乃一團懦夫與保守主義。（註六）教友會教徒，並非懦夫，而拒戰之勇氣且超於戰時雙方喧囂之徒黨所表示者，即正式鄭重宣稱彼等自身乃和平太子之門徒。而彼等即於一七七六年秋季年會如此宣佈；而此日以後所發生之事故又使之不能與革命妥協。一七七七年七月四日慶祝之情形非彼等所喜——終日鳴礮；夜則張筵爲好戰之祝飲，而入場券乃以共和政府之紙幣購買而非以金克令購買；且甫入夜即搗毀教友會之窗戶。當英軍行抵拆斯比克灣而菲列得爾菲亞感受重大之威脅時，代表大會下令逮捕所有不肯效忠新憲法之有力公民而驅之出境；於此被驅出境之二十名頑抗者中即有十七人爲教友會教徒。彼等被逐出其美麗之房屋，略爲抗議後即被用車送往呻南多亞流域（Shenandoah Valley）之溫徹斯特。（註七）彼等雖被扣留於此，但頗受優待，分別居於其所自擇之房屋，令維基尼阿之社會皆愛好之，且勸其所遇之人反對

其所厭惡之大陸紙幣。其中兩人於冬令逝世，而代表大會深以加害此輩無辜之良民爲恥。華盛頓知彼等良心上之狐疑而又敬重彼等之性格者急爲之說項；一七七八年四月初旬彼許其經過美軍前哨而遣之回菲列得爾菲亞老家焉。此卽一羣人民仍被教友會之分子尊稱爲維基尼阿之亡命者之故事也。較此尤嚴之迫害曾見於政治史中，而見於宗教史中者尤多；然而菲列得爾菲亞教友會教徒猶惋惜喬治王，且願於和平之狀況下依合理之條件送之歸去固無足怪也。

在教友會外，菲列得爾菲亞之意見則比較平均分佈於王黨與民黨之間。此事已經一有名之俱樂部之案卷證明，該俱樂部由一老英雄設立，而此老英雄之名曾與一個以上有力之團體聯絡，而此種團體之目的與性質彼又自覺極難理解者。坦門嫩王 (King Tammanend) 乃德拉瓦州之領袖，曾於一六四八年以三百平方里之沃土授威廉賓以與許多之貝殼、珠、與許多之槍、鞋、機、鏡、及威廉賓所願給之其他各物交換。此乃契精之條款，而印第安皇帝所願接受以與其不動產交換之貨單未嘗表示其人如何聰明。然而雖不狡猾，坦門嫩並非常人。據云其人相貌堂皇而禮節週到。其部落人民皆敬愛之；而其荷白色移民之愛戴之傳說似卽彼目前所能保持之不朽之原因也。

英格蘭人與蘇格蘭人，威爾士人與愛爾蘭人曾於殖民地立家者各於其一定之日期稱觴祝其恩神；同時土生之美人既無聖安得魯（Saint Andrew）或聖帕特立克（Saint Patrick）以供慶祝，目覩此類樂事無不嫉妒，至少亦思競勝。一七七二年五月一日一百二十賓夕法尼亞人首次以賓夕法尼亞聖坦滿尼（Saint Tammany）之子孫之資格聚餐。彼等乃本殖民地或他殖民地之一羣要人。當革命發生時，彼等各加入一方；其中多數在各本營中皆屬重要分子；而將其名單慎重分析後彼等對於當日之政治紛爭勢均力敵云。（註八）

當戰事發生之時菲列得爾菲亞兩黨之勢均力敵已如上所述矣。一七七七年九月則事態大有改變。此時所有渴欲以其意見贊助革命或爲革命而戰者皆已離城。上等階級與中等階級之少年，以及並非少年之人，皆拋棄其商業上或職業上之前途而執戈趕上前線；同時無數學徒絕不遲疑，更不憐惜，皆毀其契約，而追求大陸正規軍中之光榮。（註九）大多數市民皆欲離家，爲共和國服各種最不可少之勞務。派往代表大會之代表以賓夕法尼亞爲最多，且亦最爲有名；而代表大會避往薩斯刻罕那河安全方面十英里之約克城以俟風潮平靜。當日最能幹之行政官應推菲列得爾

菲亞之摩里斯，而摩里斯與陸軍部及財政部其他人員皆不得不隨同中央政府遷至其臨時避難地方，且在過去一年中非政界非常凋零。一七七六年秋華盛頓砲臺陷落而賓夕法尼亞之首都受制於敵人時，比較富裕之獨立黨人倉卒移其家族及其貴重財產以避赫斯人；且彼等仍在聯邦內最不暴露之地方過亡命者之抑鬱寡歡生活。白蘭地淮因之惡消息傳到後，僅餘之富民黨黨員亦逃遁一空。（註一〇）結果逗留菲列得爾菲亞者爲信仰上皆屬忠臣之人，與一部分較不可敬之人智識平凡而向無何種定見者。英國警衛軍某官員曰：『未到達前吾以爲此乃繁榮之城市；但在月前人口稀少，且只有愚民與教友會教徒。』夫與個人信條有關係之狀況與動機竟於兩年之內減少人民一萬以上，洵足證明美國此殖民地教育之普及與公共精神之力量也。年在十歲以上之土生男子或女子卽有皇軍一人駐於城內。向使利用軍事佔領猛劑以治政治病之企圖能在任何地方奏效，則此種企圖必曾於菲列得爾菲亞奏效；而喬治第三及其內閣自治所主張之特效藥再不能有一次同樣有利之試驗可斷言也。

菲列得爾菲亞城內之業主自有慄慄危懼之理由。兩年前唐甯街之政治家曾令吾英海陸司

令官屠滅美國任何城市，不問大小，但使係代表大會或委員會集會場所者。此項命令並未撤消，且絕非具文數個繁榮之商埠皆被化成灰燼；而哈得孫河上之金斯敦（Kingston）有居民四千人者即由一皇家將軍於是年秋季故意焚燬，藉口此乃離叛之中心，或乃「國內每一流氓之養成所。」（如將軍自身之所聲稱。）若城市培養有名之民黨黨員且充代表大會之活動中心便犯大罪，則菲列得爾菲亞，——佛蘭克林之家庭，第一屆與第二屆代表大會之中心，以及起草獨立宣言之委員會之工作場所，——自難逃其他罪情較輕之城市之命運。但若英內閣而欲將昔日施諸諾爾福克與法爾馬司之政策施諸賓夕法尼亞之首都，則彼等必須於渡過白蘭地淮因與斯開爾歧爾河而獲勝利之勇士外別求工具也。豪將軍雖不能制止德國補助兵之暴行，然而自身尚係一仁慈與誠實之君子；而康華理爵士喚起英國軍隊之魄力並保全英國軍隊之良心者此時尚係慷慨與仁慈之具體表現。入駐菲列得爾菲亞後，某富商城內之宅第即被選作司令部。但當女主人「向之聲稱不能與如此大羣之兵士及僕從同居時，將軍即表示不願令夫人感覺何種不便，而即於是日下午移居他處。」（註一一）大多數英國軍官皆厚待其平民主人和藹而歡悅，——且依據近代年齡

與軍階之關係皆甚年輕，——彼等無不勉力使其自身成爲受人忍耐之賓客，且盡力所及以使自身成爲受人歡迎之賓客。德林克乃一忠臣派教友會教徒，而維基尼阿亡命客之一也；德森克夫人於其夫亡命之時，遇英國某校官統率黑白僕從牛馬綿羊以及大羣鷄鴨寄居其家之時深感不便。但此少校乃一極有思慮，品行端正，與可以教訓之青年，而伊卽注意此人之道德，且設法促進少校個人對其同袍所表示之慇懃焉。一部分名人由倫敦內閣直接來此者皆準備以粗野之方法，甚至以暴厲之方法，待遇當地人民，但此輩無狀之人物皆因其同志公然表示反對而行爲始有檢點。（菲茲帕特立克由菲列得爾菲亞函告；）『林德賽爵士來此但其態度過惡，甚至非此一部分之世界所能忍受：無人能耐之焉。』（註一二）

代表大會代表由比較不甚富裕之殖民地而來者，對於賓夕法尼亞首都之奢侈與浪費不無反感，維基尼阿之理查亨利李稱此城爲一「可以誘人之娛樂場所」；但由馬薩諸塞之拉味爾（James Lovell）觀之，菲列得爾菲亞乃一「浪費之地方。」就此兩方面而論，菲列得爾菲亞當豪將軍及其軍隊駐紮時不僅維持其性質而已。自密佛林砲臺投降而德拉瓦河再無障礙之時，某次

早潮卽載來一百二十名小販，皆係王黨黨員，且幾於全係蘇格蘭人。彼等朋分王黨商人倉卒離去後所遺下之商業位置而陳列貨物於窗牖，而此類貨物只有硬幣能購之焉。但使此可貴之金錢未絕，則菲列得爾菲亞自甚豐富。年輕之農人甯冒被華盛頓哨兵發覺時所處之嚴罰而從附近各處用馬裝載貨物馳入英國戰線，婦人避開大道，而夜行隴畝之間，卽於其背上攜來雞、雞蛋、鮮肉、與精美之蔬菜；然後隨帶銀幣與先令回鄉，或又帶一包食鹽回鄉。牛肉市場往往繁榮；而新稷西之乳酪卽陳列於市碼頭焉。（註一三）宴客之材料從不缺乏；且雖忠臣惶急焦慮，本城之大人物則但望紅衣與宴。吾英之老兵於短期嘗試之後宣稱菲列得爾菲亞之水過鹹而不可飲；但地窖內葡萄酒至多，可以供人痛飲也。少年將官之娛樂場所則爲城市飯店之每週跳舞會；南街劇場；跑馬場；「摩爾街（Moore's Alley）」之鬪雞場；以及葡萄酒館狂樂之晚膳與印第安皇后飯店內俱樂部之大餐。（註一四）

菲列得爾菲亞未婚少女從未見如此快樂之季節。其中每人各好其紅、藍、與黃；但其中能不關心有勢力之大丈夫所披之制服者蓋寡。（註一五）若美女同時又係熱烈之忠臣，則總司令以下各級

官員皆讚美之。某王黨黨員之女公子法蘭克斯 (Rebecca Franks) 曾作一書致獨立宣言簽名者之夫人。其言曰：『汝萬難想像吾目前所過之連續享樂生活。吾幾日無暇晷。星期三晚吾在將軍家中，參加音樂會與跳舞會。吾請將軍贈汝手帕一方以示上流社會之裝束。彼許吾餽汝汝所需之一切，雖吾曾告將軍汝乃代表大會代表之夫人。噢！吾如何盼望帕卡先生 (Mr. Paca) 能許汝來此小住一二星期！乞告帕卡先生余敢擔保汝必得歸。汝將有機會恣意歡娛或賭博或跳舞，或唱歌，或開會。自吾移家市內以來只有三夜獨處。』(註一六) 由仍居鄉間以防其田產毀滅之王黨之父與夫觀之，菲列得爾菲亞固一座樂園也。詹姆士阿倫 (James Allen) 者，忠臣家族之一分子也，愁然將其自身之命運與其移居城內一意享樂且有硬幣之親戚比較。(註一七) 其言曰：『吾在該處得享舒適與安全與言論自由爲吾所久未享受者，吾妻告我一切皆甚快樂與奢侈，而此冬或甚愉快。城內多貨物；糧食雖貴，但甚豐富。下次戰役必係猛烈之戰役，若非決定勝負之戰役。此可憐之國家不能長存。』

參加此番作樂者中即有若干人大可注意；因英國軍中多前途有望之少年也。輕騎兵之塔勒

敦——當此暫時停戰期內即以二十三歲少年之熱情參加平均跑馬比賽，且常與女子調情——此時適充豪將軍騎兵旅少校。在美國戰爭結束以前，其騎兵隊長之名譽已超於歐洲軍中任何官員之名譽，蓋後者尙在學習騎馬之年也。菲茲帕特立克上尉，警衛軍軍官，命運較長而官階僅次於最高者，且於下院內取得相當之榮譽與極大之聲望。然而彼藉刀與舌所取得者與其筆所應得者比較之下固甚少也。舊式民黨黨員愛優美之詩句者皆不承認，說謊者與羅利亞特（*Rolliad*）集中輕鬆明快之短句之作者次於德來登（*Dryden*）以來任何政治諷刺家也。

此赫赫之少年警衛兵因隨侍倍克左右且常與福克斯作友好之談論始養成讀書之習慣；但另一有望之軍官——比較菲茲帕特立克尤常出入菲列得爾菲亞社會，亦尤欲博得菲列得爾菲亞社會之歡心——則在一下等文學學校學習。昂得利上尉（*Capitain André*）本擬過普通生活，成年以前彼固英國中部各郡一羣自詡爲詩人而又互詡爲詩人者之所愛好。就中最爲重要者應推秀華德小姐，立芝菲爾特之天鵝，（*Swan of Lichfield*）其短詩與小詩卽在今日若加批評殊覺不值，若予徵引殆失忠厚；反之，就他方面言之，其六冊尺牘則令讀者以爲秀德華小姐不如作詩

而不作書也。昂得利與斯尼利 (Sneyd) 發生戀愛。而斯尼得此時適寄居秀德華小姐府上，而又無判別能力，於拒絕此少年之讚美者後，即成爲厄治衛司 (Edgeworth) 之繼室。昂得利雖開此失望之境地，而期於軍事生活之中貫注其精神，並改變其思想。氏即成爲一極可喜之兵士。此時彼正充格累將軍副官，而將軍必欲聘最優之副官；且彼不久即已受命爲駐美英軍副將矣。彼深信其所力爭之主義，且能將此主義介紹與游移不定之男政客，甚至介紹與女政客。於彼鼓舞之下，英軍官於菲列得爾非亞劇場演劇，蓋職業的伶人於此教友會之城市中，若非幸蒙容忍者，早爲革命之恐怖所嚇而退出舞臺矣。昂得利自身乃一能幹之演員，主要之佈景者，最工巧之服裝設計者，且乃全班中唯一願作與能作前詞者。(註一八)

昂得利上尉不久即有機會表示其舞臺監督之才能，而其表示之規模在當時即已籍甚，且自茲以後常引起他人之注意焉。一七七七年底前六星期，豪將軍自覺陸軍部不注意其請援，即函告大臣彼不得不辭去本職，因不復蒙其長官之信任與贊助也。澤曼爵士早知其自身之作戰計畫終必完全失敗，而其不忠又與其無資格相伯仲，即決定不可錯過對衆宣佈責在將軍而不在大臣

之意外機會。欲使英人斷定豪將軍爲罪人本屬易事。國內納稅者皆將四十個月以來不能補償重大金錢犧牲之軍事結果之不定性委之於彼；而反對豪將軍之情感以倫敦之社交界爲最烈。此輩紳士（窩爾坡爾曾謂）於兩週之間不斷評論土島之佔領，然而土島之佔領由一七五九年與一七六〇年之人民觀之固屬淺薄之糧食，因每次之風皆傳來地球上此處或他處大捷之消息也。喬治第三之大臣有似其他懦弱無狀之統治者無不設法令報紙登載授意之文字，輕視其所對壘之敵人者；而其時常喚起人民注意美國兵士之稀少與美國人民之貧乏與失望自使英國輿情益加不滿。（晨報論曰：）「吾人常聞華盛頓先生之軍隊數目不及英軍——患病，垂死，衣履不完，神氣沮喪，而武器亦不如吾英軍隊之優良。」然則此作戰勇敢，紀律嚴明，而統帥得人之皇軍何爲而不能驅此一羣流氓離此地球之面乎？

此乃民黨演說家之語氣，而其係王黨小冊子家與新聞記者之語氣，則更覺詳盡而有力。如欲不委過於一被虐而半成功之屬吏，則其所需之道德的勇氣與公正心實過於當日英內閣所有者。一七七八年二月澤曼函告豪將軍政府接受其辭呈，並派克林敦爵士繼任。菲列得爾菲亞之英人